

明

史

明史卷六十四

志三十八

禮二十二

凶禮六

品官喪禮

士庶人喪禮

服紀

大明集禮及會典載初終之禮有疾遷于正寢養者皆齋徹樂飲藥疾困去故衣加新衣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坐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乃廢床寢于地孝子啼餘皆哭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亦然嫁者髻齊案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孝子坐于床東餘在其後啼踊

無算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妻坐于
床西妾及女子子在其後哭踊無算兄弟之女以下
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藁坐哭內外之際隔以行
帷祖父以下于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于
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于戶外之東北面
西上婦人于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
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
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若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
夫席位于前堂在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
上外親戶西東上乃復于正寢復者以死者之上服

左荷之陞自前東榮當屋履棟北北面西上左執領
右執腰招以左每招曰某人復三呼而止男子稱字
及伯仲婦人稱姓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陞自東階
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乃立喪主長子無則長
孫爲之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
孫知禮能幹者爲之司書司貨子弟或吏僕爲之執
事者設床于室戶內之西去脚舒簾設枕施幄遷尸
于床南首覆用歛衾去死衣即床而奠奠者以酒饌
陞自東階設于尸東當隅旣奠贊者降出帷堂掌事
者掘坎于屏處盆盤之屬陳于西階下沐巾浴巾浴

衣皆具于西序南上陳襲事于房中掌事者爲湯以俟浴以盆及沐盤陞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爲之六品以下三人沐者入喪主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俱立哭乃沐櫛束髮用組抗衾而浴拭以巾餘水棄于坎設床于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床設枕剪鬚斷爪盛于小囊大歛納于棺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歛之衾覆之喪主以下入就位哭乃含贊者奉盤水及筭陞堂舍者盥手于戶外贊者沃盥舍者洗飯王實于筭執以入贊者從入北面徹枕奠筭于尸東舍者坐于床東西面發巾實飯舍

于尸口訖喪主復位襲者以床陞入設于尸東布枕
席如初執事者陳襲衣于席遷尸于席上而衣之去
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履若舄覆以大歛之衾
內外皆就位哭乃置虛座結白結爲魂帛立銘旌倚
于虛座之右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
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小歛之禮以喪之明日厥明陳其殮衣于東序饌于
堂東階下設床施薦席褥于西階鋪絞衾衣舉之陞
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備周身
相結乃布縱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侍者盥手

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備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脰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組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也歛畢覆以衾喪主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憑尸哭擗斬衰者袒以麻繩括髮齊衰以下裂布廣寸自項向前交于額却統髻如著掠頭婦人以麻撮髻而髻歛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遷于堂中哭位如室內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東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酹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宵

爲燎于庭厥明滅燎乃大歛

大歛之禮以小歛之明日夙興陳衣于東序饌于堂東階下如小歛之儀舉棺以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于四外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召匠加蓋下釘徹床覆柩以衣設靈床于柩東贊者以饌升入室西向奠于席前內外皆就位哭如初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凡成服于大歛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後朝哭，相弔。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哭，如男子之儀。主婦以下就伯叔母，亦如之。訖，乃復位。諸尊者降出，還次。喪主以下降，立于東階下。外姻在南，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既成服，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自是每日晨起，喪主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者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奉魂帛出就。

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饌祝盥手焚香酌酒喪主
以下再拜哭盡哀食時上食至夕進夕奠如朝奠儀
喪主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床哭盡哀朝夕之間哀至
則哭自此以至于虞朝夕如之若遇朔望則具殷奠
比之常奠其饌爲盛禮如朝奠行之至夕徹去進夕
奠如常禮有時物則薦之百日而卒哭

訃弔奠贈之禮如死訃告于親戚僚友弔者至執友
親厚之人則入哭臨尸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
弔喪主相持哭盡哀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凡弔者奠
賜皆有狀先具刺通名喪主炷火燃燭布廣皆哭以

俟護喪者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
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酌併伸慰禮護喪者引賓入至
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酌祭酒俛伏興護喪止
哭者祝讀祭文奠賜狀于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
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
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
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酌
併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
賓寬譬喪主曰修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
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

而退喪主以下止哭亡者官尊即云薨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

擇地祭后土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蓋地有美惡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必安其子孫必盛地之惡者則反是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即所謂美地也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而非若後世陰陽家禍福之說也既得地喪主帥執事者于所得地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

土祝帥執事者設位于中標之左南向設盥陳饌於
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于其東南告者吉服入立于
神位之前北面再拜盥帨以酒酌于神位前俛伏興
少退立祝執版立于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某
年歲月朔日辰某官某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
官某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酒酌脯醢
祇薦于神尚享訖復位告者再拜徹去遂穿壙乃刻
誌石造明器備大舉作神主以俟發引

葬儀啓之日掌事者納柩車于大門之內當門南向
進靈車于柩車之右先于墓所張吉凶帷凶帷西吉

惟東俱南向設靈座于吉帷下如常儀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擊鼓爲節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及明器等服于柩車前紼披鐸翼挽歌者皆具二刻再擊鼓爲節內外俱興立哭于位執紼者皆入掌事者徹帷持翼者俱陞以翼障柩執紼者乃陞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執旌者立于執纛者南北向陳布訖三擊鼓爲節乃引靈車于內門外南向祝詣靈座前西向跪告曰孤子某人母則云哀子某謹用吉辰奉歸幽宅靈車就引神道紆迴惟以荒寥無任哽絕興立少頃執鐸者俱振鐸引柩詣階

間南向特翼者常以翼障柩柩降階執纛者却行而引正則迴北向立執旌者繼纛而行止則北向立纛纛者則執旌者引喪主以下以次從柩哭而降主婦以下又次之柩至庭喪主及諸子以下于柩東西面南上祖父以下于東北南面西上異姓丈夫于喪主東南西面北上妻妾女子以下于柩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于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于主婦西南東面北上皆立哭內外之際障以行帷祝帥執饌者設祖奠于柩東祝以酒奠訖詣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尚享少頃徹之

柩動旌次之轟次之喪主以下從哭于柩後婦人次之遂陞柩就舉內外哭位如初在庭之儀乃設遣奠于柩車前如祖奠之儀祝奠酒訖少頃徹饌祝奉魂帛置靈車上別以廂盛主置帛後靈車動從者如常靈車後方相車次誌石車次明器與次下帳與次米輿次酒脯與次食輿次銘旌次轟次鐸次挽歌次柩車喪主及諸子俱經杖褻服徒跣哭從餘各依服精爲序從哭出門內外尊行者皆乘車馬哭不絕聲出郭門親賓還者權停柩車乘者皆下哭贊者引親賓以次俱向柩立哭盡哀畢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

之親賓既還乘車馬如初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去塋三百步乃下靈車至帷轎外迴南向遂薦食于靈座前少頃徹之柩車至入凶帷南向祝設几席于柩車之東初至宿次內外皆就柩車所分東西如常立哭遂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南向哭位如在庭之儀掌事者陳明器于壙東南西向北上乃下柩于席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憑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早者哭再拜辭訣贊者引喪主以下哭于羨道東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于羨道西東面北上踊無算婦人皆障以行惟掌

事者設席于壙內遂下柩于壙內席上北首覆以纁
衾持翼者入侍翼于壙內兩廂遂以下帳張于柩東
南向米酒脯陳于帳東北食器設于帳前醢醢于食
器南藉以版明器設于壙內之左右掌事者以元纁
授喪主喪主授祝祝奉以置柩旁喪主拜稽顙施銘
旌誌石于壙內乃掩壙復土喪主以下稽顙哭盡哀
乃祠后土于墓如卜宅儀祝云某官封諡定茲幽宅
神其保佑俾無後艱取木主而題之執事者設卓于
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卓置盥盆帨巾喪主立
于其前北面祝盥手出主卧置卓上使善書者盥手

西向立先題隔中後題粉面題畢祝奉置靈座而焚
魂帛于箱中炷香斟酒執版出于喪主之右讀云
予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封諡府君形歸窀穸神返
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喪
主再拜哭盡哀止祝奉神主置靈車上執事者徹靈
座遂行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車馬去墓
百步許卑者乃乘靈車至宅內外乘者皆下靈車入
座西階前迴南向少頃靈車退祝奉神主置于靈座
喪主以下陞立哭于靈座東西向東上內外以次陞
祖父以下哭于帷東南面西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

于靈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哭于帷西南面東上外
姻丈夫帷東北面西上婦人帷西北面東上親賓弔
如初哭盡哀相者引喪主以下降各還次沐浴以俟
虞

凡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修
虞事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喪主以下既沐浴
執事者陳器具饌設盥盆悅巾酒瓶架注子盤盞火
鑪湯瓶設祝版于卓上設香案于堂中具饌如朝奠
陳于堂門之東祝出神主于座喪主及兄弟倚杖于
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于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

爲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者坐卑者立丈夫處東
西上婦人處西東上乃降神祝止哭者喪主降自
階盥手悅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以酒酌茅上俛伏
興少退再拜復位旣降神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喪主
乃初獻跪以盤盞三祭于茅束上俛伏興執事者受
盞奉詣奠于靈座前祝執版出于喪主之右西向跪
讀之曰日月不居癸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
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祿事祝興喪主哭再
拜復位哭止主婦爲亞獻禮如初不讀祝親賓一人
爲終獻禮如亞獻乃脩食執事者盞盞中酒喪主以

下皆出祝闔門喪主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
後重行北上主婦立于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
尊長休于他所祝進當門北面噫歆告啓門三乃啓
門喪主以下入就位祝立于喪主之右歛主匣之置
於處喪主以下哭辭神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
取魂帛埋之屏處潔地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禮如
初虞祝辭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遇剛日三虞
禮如再虞祝辭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若去家
經宿以上則初虞于所館行之墓遠塗中遇柔日亦
于所館行之禮三虞則必俟至家而後行禮

卒哭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質明
祝出主表主以下皆哭降神喪主奉魚肉主婦
悅奉麴米食喪主奉羹主婦奉飯以進乃初獻並同
虞祭惟祝執版出于喪主之左東向跪讀爲異祝辭
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隋祔于祖考某
官府君尚享亞獻終獻脩食闔門啓門辭神其儀並
與虞祭同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其朝夕哭猶故
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享家廟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
饌于祠堂堂俛即于廳事設亡者祖考妣位于中南

向西上設亡者位于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止設祖妣位祖妣二人以上則親者質明喪主兄弟皆倚杖于階下入詣靈座前哭盡哀止乃詣祠堂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喪主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卓上喪主以下哭從至門哭祝啓櫝出主乃叅神在位者皆再拜乃降神祝進饌酌獻先詣祖考妣前祝版云孝子某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適于某考某府君隋祔孫某官尚享皆不哭內喪則云陳妣某封某氏隋祔孫婦某封某氏次

詣亡者位前，櫬版云：「萬祈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享三獻，值食問門啓門辭神並。」卒哭儀禮畢，祝奉主各還故處，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上，匣之奉而反于靈座，出門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月，不計閏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皆沐浴，喪主帥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盥，具祭饌，設次陳練服，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于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

哭祝止哭乃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
辭神並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風
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庶
糗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享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
栗

再期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日亦止用第二忌日祭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禪服以酒果告遷
于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遷還而西虛一
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祝版改小祥
曰大祥常擗四祥事祝畢奉神主入于祠堂喪主以

下哭從如祔。題飲至祠堂前止哭執事者徹靈座斷
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禭
禪服自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禪禪者澹澹然平安之
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來月三
旬中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于祠堂門外喪主禪服
西向炷香燂琰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月某日
祇薦禪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即以琰擲于盤以一脩
無仰爲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
之日喪主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
主焚香祝執版立于喪主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

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
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閤門退前期一
日沐浴設神位于靈座故處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
如大祥之儀喪主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
卓上出主置于座喪主以下皆哭盡哀乃降神三獻
脩食閤門啓門禮畢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
擗喪奔喪者始聞親死以哭荅從者盡哀問故又哭
盡哀乃易服遂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
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
其家皆哭至鄉家內外哭待于堂上入門而左陞自

西階殯之東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于席東
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哭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
外各還次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四日成服與家人
相弔賓主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望墓哭至墓
哭拜歸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齊衰以下聞
喪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四日成
服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
而哭總麻即位而哭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爲
食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爲

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
既滿次月之朔乃爲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
可也

凡有改葬者皆具事因聞于官勘驗得實始聽之將
改葬先于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開戶向南其
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孝子以下及妻妾
妾子等俱總麻服周親之下素服丈夫于墓東西向
婦人于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
哀卑者再拜祝立于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
慙禧啓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

者開壇訖通拜又就位哭如初設席于幕下舉棺出
置于席上內外俱從~~于~~于墓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禮~~
以功布拭棺掌饌者設饌于柩南孝子盥手以醊跪
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進柩車于帷門外南向陞柩
于車遂詣墓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床于幕下有
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
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床柩東舉尸出置于床南首
遂歛如大歛之儀如不易棺則不設床乃設靈座于
玄帷內幕下西廂東向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
用即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魃頭餘如常葬

之儀既葬就告惟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祝辭云
維年月朔日辰孝子某敢告于考某官改茲幽宅禮
畢終虞殯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祇薦虞
事尚享孝子以下出就別所釋總服素服而還掌饌
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洪武二十六年四月除期年奔喪之制先是百官聞
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
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
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
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

期年服制不許奔但遣人致祭從之

期功迴避嘉靖十三年孟冬享太廟先期命侍郎顧

鼎臣霍韜捧神主後皆遇期功之喪帝言古禮期服

諸侯絕大夫降令之公卿即古之諸侯而猶有期服

非禮也律言總麻以下皆不與祭者謂身蒞之也百

官聞期年之計不過私家爲位旬月則無容避矣乃

令禮官考議以聞尚書夏言奏封建法廢世無諸久

矣若之諸侯建邦啓土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

繼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公卿能臣其伯叔兄弟乎

又曰在位則爲公卿釋位則爲族屬喪服之制人情

之所由生豈以在位爲隆殺哉夫哀有淺深故服有
輕重祭祀吉禮致敬神明若情未忘哀則不專誠于
祭故不與也禮田小功總麻執事不與言但可執事
至親莫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小功服之重者
也太廟捧主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而與禮之重得
爲知禮乎詔鼎臣韜迴避以侍郎黃宗明林廷楊代
之令自後廟享前五日太常寺即奏捧主官十餘人
以請

士庶人喪禮集禮及會典所載大畧倣品官制稍有
損益洪武元年十二月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循

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
酒散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
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
海內之人轉相視效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
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帝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
禮官定民喪服之制五年詔定庶民襲衣一稱用深
衣一火帶一履一雙裙袴衫襪隨所用飯用梁舍錢
無銘旌用紅絹五尺歛米隨所有衣衾及親戚祔儀
隨所用棺用堅漆油彩爲上栢次之土杉松木又次
之用黑漆金漆不得用硃紅明器一事功布以白布

三尺引柩柳車以衾覆棺誌石二片如品官之儀塋
地周圍十八步每面四步半祭物用豕力不足者隨
家有無又詔古之喪禮以哀戚爲本治喪之具稱家
有無近代以來富者奢僭犯分力不及者稱貸財物
炫耀殯送及有惑于風水停柩經年不行安葬宜令
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違者論罪又令民間立
義塚論禮部臣曰古者聖人治天下有掩骼埋胔
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徂于元俗死者或以火焚
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
比爲謹其禁此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

間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
官給力費以歸之嘉靖十八年禮官題准士庶喪禮
各稱家之有無以爲厚薄時忌致祭亦隨所有以伸
喪慕不以富侈不以貧廢巨家大族能遵禮以爲細
民之倡者有司量加勸獎

明服紀初頒大明令凡喪服等差多因前代之舊洪
武七年孝慈錄成復備列于大明令刊示中外先是
黃勉孫氏蒙敕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
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帝
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

翰林院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
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
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無窮而禮爲適宜人心
所安即天理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于是濂等考得
古人論服母喪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
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今
觀願服三年喪視願服期年者加倍豈非天理人情
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
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
喪制並書爲書使內外遵守其冠服經杖制度詳見

本畫其製服五曰斬衰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繼下邊
曰齊衰以稍粗麻布爲之縫下邊曰大功以粗熟布
爲之曰小功以稍粗熟布爲之曰緦麻以稍細熟布
爲之其敘服有八四斬衰三年者子爲父母庶子爲
祖母子爲繼母子爲慈母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已者
妾爲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者女在室爲父母女嫁
後出而反在室爲父母嫡孫爲祖父母承重及曾高
祖父母承重者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及爲所後祖
父母承重夫爲人後則妻從服婦爲舅姑庶子之妻
爲夫之所生母妻妾爲夫曰齊衰杖期者嫡子衆子

爲庶母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爲嫁母出母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夫爲妻曰齊衰不杖期者

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父母爲女在室者繼母爲長子及衆子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孫爲祖父母孫女雖適人不降高曾皆然爲伯叔父母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爲所生子爲兄弟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姑及姊妹在室者妾爲嫡妻嫁母出母爲其子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子婦人爲夫

親人弟之女在室者女出嫁爲父母妾爲其父母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祖爲
嫡孫父母爲長子婦曰齊衰五月者爲曾祖父母曰
齊衰三月者爲高祖父母爲繼母昔同居而今不同
者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曰大功九
月者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爲姑及姊妹及兄
弟之女出嫁者父母爲衆子婦爲女之出嫁者祖爲
衆孫爲兄弟之子之婦婦人爲夫之祖父母爲夫之
伯叔父母爲夫之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女嫁人
者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及爲兄弟與兄弟之子

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
及姑姊妹在室者妻爲夫本生父母爲兄弟之子爲
人後者曰小功五月者爲伯叔祖父母爲同堂伯叔
父母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爲同堂兄弟
之子爲祖姑在室者爲從祖姑在室者爲同堂兄弟
之女在室者爲兄弟之妻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
人者爲嫡孫婦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爲孫女適人
者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爲外祖父母
爲母之兄弟姊妹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爲姊妹
之子爲夫之姑及夫之姊妹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

兄弟之孫在室者爲夫
同堂兄弟之子及夫兄弟之女在室者曰繼麻
三月者爲族曾祖父母爲族伯叔祖父母爲族父母
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爲族曾祖姑在室者爲
族祖姑在室者爲族姑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女在
室同爲曾孫元孫爲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爲再
從兄弟之子女在室同爲祖姑及從祖姑及從祖姊
妹之出嫁者爲兄弟之孫女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
女出嫁者爲乳母爲舅之子爲姑之子爲兩姨兄弟
爲外孫爲婿爲妻之父母爲兄弟之婦爲同堂兄弟

子之婦爲同堂兄弟之妻爲外孫婦爲甥婦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爲夫之伯叔祖父母爲夫之同堂伯叔父母爲夫兄弟之曾孫爲夫之同堂兄弟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孫女同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爲夫兄弟孫之婦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爲夫同堂兄弟之妻爲夫同堂姊妹爲夫之外祖父母爲夫之舅及夫之姨爲夫之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祖父母爲本宗同堂伯叔父母爲本宗兄弟之子女爲本宗祖姑從祖姑在室者爲本宗同堂

錄之。女者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嘉靖十
年正月帝曰。臣曰。昨居喪理疾。閱禮記檀弓等
篇。其所著禮儀制度。俱未歸一。又不載天子全儀。雖
曰三年之喪。通乎上下。而今昔亦有以不同者。皇祖
所定。未有全文。每遇帝后之喪。亦未免因仍爲禮。至
于冠裳衰絰所司之製。亦不一其令。禮官考定之初。
喪至除服。冠裳輕重之制。具爲儀節。俾歸至當。于是
禮部議喪服諸制。奏之帝。令更加考訂。畫圖註釋。並
祭葬全儀。編緝成書。備覽。

明史卷六十五

志三十九

樂一

王者功成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固非僅被之管絃
形諸綴兆謂是藻飾太平鋪張治具而已蓋其唱歎
之神舞蹈之節凡所以昭德象功者類無不本之性
情乘乎運會感人心之和平以洋溢于天地所謂格
神祇移風俗孚異類莫不于樂乎是賴然自古帝王
制作代不相沿論者謂因治亂爲升降亦隨氣數以
轉移其旨甚微其効甚大非苟而已也間嘗稽之往
牒如所謂舜時尚矣有周人武宣尼至與韶並述然

其始失舊既而美而後且廢矣衰息也雅頌不作鄭
衛之浸淫至秦尤甚漢初河間獻雅僅隸享故張蒼
之律呂且不能救房中之楚聲哀平不競又何論焉
光武中興肇復正雅辟雍靈臺諸奏庶幾乎樂行而
倫清矣魏晉之際搜討間得僅存杜夔之設軒懸荀
勗之依古尺終無補于喪亂之相尋况乎永嘉板蕩
南北分崩即伶工竄逸且盡尚可道哉雖梁武號通
鍾律銳志和聲二舞八音粗有可聽旋至簡文而大
塊陳宣而後玉樹後庭之音且作矣以視元魏之染
北俗高齊之雜西涼流而爲妖淫哀怨靡靡弗振者

寧有異耶隋氏統一宇內一切闕畧鄭譯何妥之流
互相非詆卒未有當降至大業繁管淫絃往而不返
又何譏焉唐宗受命始造十二和之樂七德九功之
舞可不謂盛焉然其曰百姓安樂金石自諧其說似
矣而猶未盡也爰及後裔景雲河清之歌霓裳羽衣
之曲則纖靡已甚况乎文宗之合笙磬宣廟之喜珠
纓其能復振乎宋祖慨焉復古詩章律度漸以講求
乃景祐皇祐之間李照阮逸輩紛更制作一時論議
多而折衷少識者病之紹興以後大儒輩出蔡元定
殊喜陳九尾源心中和事撰述煌煌文獻可備

修明矣

元徵書品云西夏收遺樂于故金遂

憂憂乎難言之明代繼起聲置雅樂如冷謙陶凱詹
同宋濂樂鳳韶諸人相與切究元音莫還正始而常
故潤畧亦多所未遑成祖欲定黃鍾之律屢發明問
時無有應詔者延及憲孝制作綦備然而殿庭燕享
屬之教坊郊壇祭祀委諸道觀不亦陋與武宗繼之
俳優百戲充外禁掖所由來者漸也世宗初政詳明
燦然具舉張鶯李文察頗以知樂見重顧績用弗成
言無可紀抑又何也神荒熹闇禮樂淪亡久矣懷宗
涉亂世之末禍難交攻方惴惴莫保於旦夕即何暇

問宮懸之迭奏哉由斯以觀治亂升降之故氣數轉
移之機亦大槩可知矣然有明三百年間音容之異
同律呂之正變器數之繁簡沿革之得失載在典冊
者可考而識之詎可沒諸

乙巳太祖克金陵即立典樂官其明年置雅樂以供郊
社之祭吳元年置太常司其屬有協律司樂等官六
月命自今朝賀不用女樂秋七月帝御戟門召學士
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帝試擊
石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帝曰升
每言能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

音之由和也。能合聲故書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蓋其難也。帝曰石聲固難和然
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
一曲帝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心格神人而與天
地同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欲樂之和顧不難耶。鼎
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
地之氣和而樂亦無不和矣。帝深然之。八月以冷謙
爲協律郎。謙精音律善鼓琴。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
至是召用。令協樂章聲譜俾樂生習之。九月命於泗
州取靈璧石製磬。湖州採桐製琴瑟。冬十月考正四

廟雅樂命冷謙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癸亥定
樂舞之制其樂生用道流舞生以軍民俊秀子弟充
之十一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設大使副使各一
人和聲郎二人後改爲奉鑾一人左右韶樂各一人
左右司樂各一人以樂工爲之洪武元年二月帝親
祭太社太稷迎神奏廣和之曲奠玉帛奏肅和之曲
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
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
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瘞奏時和之曲丁未祫享于太
廟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熙和之曲進俎奏寧

和之曲初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初獻則德懿熙仁各奏樂舞亞終獻則四廟共之閏七月定大將奏凱樂用鼓吹其凱歌則隨事撰述八月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仍用大成登歌樂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肅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十二月立旗纛廟祭用時樂二年

春正月定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風雷諸神以清明
霜降日祀嶽瀆諸神迎神奏中和之曲奠帛奏安和
之曲初獻奏保和之曲亞獻奏肅和之曲終獻奏凝
和之曲徹豆奏壽和之曲送神奏豫和之曲望燎奏
熙和之曲二月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用
時樂壬午帝躬享先農以后稷配迎神奠帛並奏永
和之曲進俎奏雍和之曲初亞終獻並奏壽和之曲
徹豆送神並奏永和之曲望瘞奏泰和之曲三月遣
中書官祀三皇以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樂用登歌
五音奏卯祭社稷方丘以嶽鎮海瀆配迎

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肅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
曲初獻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之曲文
德之舞終獻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徹豆奏雍和之
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瘞奏時和之曲九月命考官
縣樂制詔有司訪求能通音律者送京師三年二月
丙子朝日于東郊迎神奏熙和之曲奠玉帛奏保和
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之曲
終獻奏肅和之曲皆文德之舞徹豆奏凝和之曲送
神奏壽和之曲望燎奏豫和之曲八月禮部尚書陶
凱等言古者人君食日一舉蓋非侈于自奉實以導養

天和請自今御謹身殿早膳令教坊司奏樂若東西
房及兩廡膳則否帝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
民上下之間熙然太和雖日一舉樂不爲過今天下
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朕宵旰憂勤不
暇豈可遽自逸樂俟大兵凱旋士卒無戰伐之勞人
民無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食未晚也已卯夕月于
北郊附祭周天星辰迎神奏凝和之曲奠玉帛奏保
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亞獻奏中和之
曲終獻奏肅和之曲皆文德之舞徵豆奏壽和之曲
樂神奏豫和之曲奠琥奏壽和之曲九闕定朝會宴

享樂舞之制。凡聖節。但至大朝賀和聲郎陳樂于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上出付。動和聲郎舉麾奏飛龍吟之曲。樂作。陞座樂止。偃麾。百官拜奏風雲會之曲。拜畢。樂止。丞相上殿致詞。奏慶皇都之曲。致詞畢。樂止。百官又拜奏喜昇平之曲。拜畢。樂止。上興奏賀聖明之曲。還宮。樂止。百官退。和聲郎引樂工以次出。凡宴樂。和聲郎四人總樂舞。二人執麾立樂工前之兩旁。二人押樂立樂工後之兩旁。殿上陳設畢。和聲郎執麾。繇西階升立于御酒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樂工繇西階升立于丹陛上之兩旁。東西相向。

舞師二人執旌引武舞工立于西階下之南又二人執翺引文舞工立於東階下之南又二人執幢引四舞工立于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文舞曰車書會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舞曰撫安四舞之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引大樂二人執戲竹引大樂工陳列于丹陛之西文武二舞樂工列于丹陛之東四舞樂工列于四舞之北俱北向出仗動大樂作升座樂止上進第一爵和聲郎舉麾呂奏起臨濠之曲引樂二人引樂工樂工詣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

畢偃麾押樂引衆工舞第二奏開太平之曲第三奏
安建業之曲第四奏削羣雄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
曲第六奏撫四彞之曲第七奏定封賞之曲第八奏
大一統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其舉麾偃麾歌工
樂工進退皆如前儀上進第一次膳和聲郎舉麾唱
奏飛龍引之樂大樂作食畢樂止偃麾第二奏風雲
會之樂第三奏慶皇都之樂第四奏平定天下之舞
第五奏賀聖明之樂第六奏撫安四彞之舞第七奏
九重歡之樂第八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九奏萬年春
之樂其舉麾偃麾如前儀九奏三舞既畢上興大樂

作入宮樂止和聲郎執麾引衆立以次出四年二月
詔太常司凡祭祀配享之位不別樂三月中書省奏
進膳用樂猶弗許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
凱等進所更製宴享九奏樂章其一曰本太初二曰
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
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寧先是
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或鄙陋不稱因
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命協律歌之謂侍臣曰禮以
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既廢
雖漢詞監曲東唱述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

歸爲舞隊諧戲殿庠以導中和崇治體今茲

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今流俗諠譁

曲宜悉屏之八月夕月罷附祭周天星辰九月乃別

祀周天星辰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

亞獻奏中和終獻奏肅和皆文德舞徹豆奏豫和送

神奏雍和十二月禮官奏定釋奠孔子樂舞之數因

奏請選京民之秀者充樂舞生帝曰樂舞乃學者事

况釋奠所以追崇先師宜擇國子生及凡公卿子弟

在學者預教肄之自是樂舞生始不用道流六年二

月詔禮官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

帝明王忠臣義士爲優戲違者罪之五月始定太歲
風雷嶽瀆城隍諸神合祀禮樂如舊惟迎神樂章稍
改焉秋七月始命儒臣更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於
是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製樂章
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終獻奏景
和徹饌送神並奏咸和先是俱用元大成登歌樂至
是始更九月鑄大和鐘成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
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簾建樓于圓丘齋
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俟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
聲作俟導駕樂作乃止鐘

成表名禮官請曰昔聖帝初立鐘其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於是以為名請者之曰景鐘帝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定其名曰太和鐘七年五月文廟成頒釋奠儀舞六佾八月帝躬祀歷代帝王于新廟迎神奏雍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凝和送神奏壽和望瘞奏豫和其樂章出御製九月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初帝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儒臣製歌且欲其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後世樂

章惟溢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惕然加警徒
聞頌美則怠恃心生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
如此卿等其直述之毋有所避至是帝所撰神降祥
神貺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
其詞皆存規諫其舞分爲三隊隊八人禮官圖其制
以上命樂工習之八年夏四月帝親製二丘樂章成
初二丘樂章皆翰林學士朱升等所撰帝謂其文深
而詞藻故更製之九年春正月定王國祭祀樂舞之
數其樂章迎神奏太清之曲初獻獻壽清之曲亞獻
獻豫清之曲終獻奏雍清之曲送

神養按清之曲復詔將生者奉祠所設典樂一人是
年改建太廟同堂異室四孟合享郊德祖之樂罷得
享樂十年六月潞州長子縣稅課局大使康有孚上
言三事其一言學校春秋二祭樂器散失宜勅儒臣
考究禮文令所在有司即爲制備樂器使生徒肄習
庶幾禮樂明備後進之士得以養其德性疏奏帝嘉
納之十一年二月合祭大社稷奉仁祖配更製七奏
樂章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初帝以
即位以來每當祭祀齋期多有風雨覽京房災異之
說乃定天地合祀禮更其樂章既奏天宇澄霽雲彩

煬帝大悅特作歌十一章以紀之十二月神樂觀
成以樂舞生居之命道士周元初領觀事十三年三
月定六部官制以祭享樂律掌於禮部之祠部定大
常司協律郎爲正八品司樂爲從九品夏四月諭禮
臣曰樂舞所以享神祇而致感格不宜授以非人諸
樂舞生若有過及疾病者即宜遣歸選擇代之諸在
王府者亦然十一月詔公侯及諸武臣子弟凡百一
十九人習樂舞以供祀事十四年夏四月重鑄朝鐘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帝御奉天殿受朝賀禮畢陽
春奏用儒臣所重製樂章一曰炎精開運

三曰黃鳳三曰春皇四曰天道博五曰振皇綱六
曰金陵七曰長揚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十七年
月改鑄南郊太和鐘高四尺八寸五分口徑三尺六寸
五分鈕高一尺四寸五分重二千七百六十一斤五
月重鑄京城禁鐘重二萬斤六月帝御奉天門諭羣
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通于禮而不通於
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通于樂而不通于禮非
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
政刑二者特其輔耳苟徒恃政刑而遺禮樂上雖威
嚴必無和平之風下雖苟免終無格非之誠故禮樂

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加此意毋以禮樂爲虛文也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勅之曰天下學校通祀先師而樂器未備無以昭其聲容致厥感孚典禮失缺爾司禮官其審求曉音律之人集工製之以廣頒天下欽崇祀禮茲繫鉅典必貴協和毋圖速成有乖制作甲午復諭禮臣曰邇者命製樂器頒諸學校將俾諸生習之朕思樂一也古以防欲而後以縱欲其故何哉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謠淫以誇古之聲名驚天地自然之氣興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

時與地氣不審人聲難集求比故雖以古之詩章
用古之器數亦且乖戾而不合陵祀而不倫矣手
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
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非所聞矣然其流已久救之
甚難卿等誠宜究心俾樂成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
幾可以復古人之意十八年春正月禮官奏定王國
社稷山川之祀其樂制迎神奏廣清奠帛初獻奏壽
清武功舞亞獻奏豫清終獻奏熙清俱文德舞徹饌
奏雍清送神奏安清望瘞奏時清祭旗蠶用大樂制
可十九年十二月河南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唐

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薦之郊廟則天神格人
鬼享美莫大焉自周之衰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
無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盛典倡優俗樂不
可復用帝嘉納之二十六年春正月大成樂器成命
頒給天下各府學其州縣學如式修製六月重定朝
賀宴饗樂舞之制凡大朝賀教坊司設中和韶樂于
殿內之東西北向陳大樂于丹陛之東西亦北向駕
興中和韶樂奏聖安之曲陞坐進寶樂止百官拜大
樂作拜畢樂止進表大樂作進訖樂止宣表目致賀
訖百官俯伏大樂作解畢樂止宣制訖百官舞蹈山

呼大樂作拜畢樂止興中和韶樂奏定安之曲導
駕至華蓋殿樂止百官以次出其大宴享教坊司
中和韶樂于殿內設大樂于殿外立三五雜隊于殿
下駕興大樂作陞座樂止文武官入列于殿外北向
拜大樂作拜畢樂止進御筵樂作進訖樂止進花樂
作進訖樂止上進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間運之曲
樂作內外官拜畢樂止散花樂作散訖樂止第二爵
教坊司奏皇風之曲樂作飲訖樂止進湯鼓吹響節
前導至殿外鼓吹止殿上樂作羣臣湯饌成樂止武
舞入教坊司請奏平定天下之舞舞畢出第三爵教坊

司請奏養皇明之曲樂作進酒如前儀樂止教坊司
請奏撫安四彛之舞舞畢出第四爵奏天道傳之曲
樂作進湯如前儀飲畢奏車書會同之舞第五爵奏
振皇綱之曲進湯如前儀飲畢奏百戲承應第六爵
奏金陵之曲八蠻獻寶進呈第七爵奏長楊之曲採
蓮隊子承應第八爵奏芳醴之曲魚躍于淵承應第
九爵奏駕六龍之曲飲畢收爵進湯進大膳樂作供
羣臣飯食訖樂止百花隊舞承應宴成徹案羣臣出
席北向拜樂作拜畢樂止駕興大樂作鳴鞭百官以
次出三十八年六月帝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于

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故禮樂爲虛名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後仁之說朕居位殆三十年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古總德涼薄故也侍臣對曰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奇效矣而謙冲不有此其跨軼于前代也永樂元年九月帝御右順門謂侍臣曰皇考功德隆盛宗廟樂章未有稱述朕甚愧焉其議爲之因曰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

二君文采皆有可觀當時儒臣亦不乏人乃制作不能如古惜也朕有意稽古禮文之事爾等其博求名儒用稱朕意二年三月周王旼于鈞州獲騶虞來朝獻之進頌九章協之律呂舞以八佾三年六月朝鮮遣使入貢因言洪武中所賜廟社樂器年久多敝乞再頒賜帝命工部依額製造編鐘編磬各十六琴瑟簫笙各二復以禮官言倍其琴簫俾協音律九年十一月谷王穗來朝獻所製樂章宴之于華蓋殿十八年北京郊廟成其合祀合享禮樂一如舊制更定宴饗樂舞一獻上萬壽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

思之曲撫四彝之舞黃白曼鼓腹謳歌承應三奏
感地德之曲車書會同之舞四奏民樂生之曲表
萬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纓鞭德
勝蠻彝隊舞承應畢教坊司更進致語宣德元年夏
四月命秦皇太后宮中樂器景泰元年秋七月國子
監助教劉翔言明興以來禮樂之文制作寢備惟視
學釋奠皆不設樂慶成宴獨用教坊供應殊戾中和
有乖雅道臣以爲宜勅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
臣相與之樂作爲詩章協以律呂如古靈臺辟雍清
廟湛露之音以振勵風教備一代盛典至于國學春

秋祭所奏大成雅樂疎密淺短倏然而鳴訕然而止
曾無從容悠緩之意太和音節似不如此又所設樂
器悉列于露臺下使堂上堂下之樂混于舞列雜亂
無紀皆傷大體顯然易知乞下禮官從宜改正庶首
善之地禮序樂和爲四方式時以襲用旣久竟莫能
改天順八年冬十月己亥朔復言今日郊廟樂章皆
太祖角定天下時追稱仁祖之詞皇上奉列聖配天
時享其郊廟樂章宜更製事下禮官禮官言我朝郊
祀樂章歌頌報稱可萬世通行惟享廟迎神章有曰
勳歌淑躬開基建功祭獻章有曰承前人之德化家

爲國母曰余小子其成績爲信創業時事仁廟初
俱已更易其餘皆推原祖宗積慶發祥行及無窮之
意可萬世通用不宜別有改作從之成化十二年九
月命增孔子佾舞之數爲八從祭酒周洪謨言也二
十一年秋七月禮官言今教坊司樂工所奏中和韶
樂多不諧韻而善鼓瑟及調箏篪擊鐘磬者亦少恐
因循失傳久之樂壞宜令教坊選其中子弟于本司
肄習每奏樂二十一色通用八十四人請三倍其額
博教而約取之庶樂藝得精不至崩頽制可弘治元
年二月帝親耕籍田禮畢錫宴教坊司以雜劇承應

或出狎語左都御史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
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遂斥去之七年六月命
人訪造銅鼓者工部言銅鼓制出自西南彝非朝廷
所宜用方令各處災傷民被愁困正宜徹樂減膳豈
宜復造制外之器以駭人心累聖德命已之八年夏
四月太常祠官言郊廟山川社稷壇及先師廟樂器
俱敝令更造十二月命內閣裁定三清樂章徐溥等
進言以爲漢祀五帝儒者猶尚非之謂天一而已况
三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
周時柱下史李耳當是時是以人鬼加于天神悖理拂

經爲甚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
不容差差則反以召禍而取戾矧製爲俗曲以享神
明祈福祐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太
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制足以昭示子孫
垂範無窮今所遞出三清樂章雖云見永樂大典然
是書之作博採兼收欲以盡天下事跡豈期施之朝
廷見諸行事陛下嗣統守成當一以太祖爲楷不宜
以蹟禮祀天九年二月太常禮官言文廟享祀宜用
天子儼章舞八佾而樂器之數尚仍舊揆之情文覺
有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爲七十二人如天子之

制詔依擬增造仍通示天下遵行以副崇奉先師之
意冬十月禮科給事中胡瑞上言皇上臨御以來庶
政惟和萬邦胥慶修明禮樂正惟其時然御殿受朝
典禮至大而殿中韶樂乃屬之教坊司嶽鎮海濱祀
典非輕而三年一祭乃委之神樂觀襲神明傷大體
望勅廷臣議自今嶽瀆等祭當以縉紳從事中和韶
樂擇民間子弟肄習設官掌之年久則量授職事庶
朝廷尊祭祀嚴禮明樂備爲萬世規帝曰奏樂遣祭
皆國朝舊典何得爲此言不允十三年冬十月命各
正府禮樂悉從國初頒降定制先是寧王宸濠奏本

國社稷山川禮樂具有成憲獨廟祀禮樂未有定式
乞勅該部備查國初典故頒賜永爲法守事下禮部
禮官言高皇帝定天下王諸國品式條貫靡不備具
時以學士宋濂議定諸王國祭祀樂七奏其樂章用
清字以別于朝廷今其曲名具在而曲辭不存諸王
府故實猶未盡泯其下各府司備勘以聞至是靖江
王長史司具上所頒賜樂章及佾舞儀數詔以其式
下于寧府仍頒賜諸王永爲定式十五年六月吏部
尚書馬文升以災異言十事其一曰訪名儒以正雅
樂事下禮官禮官言高皇帝甫定天下即命儒臣考

正八音修造樂器叅定樂章其登歌之詞多自裁定
歷今百三十餘年太常音律無復較正中間舛訛誠
當釐革近聞皇上命官于內府造大祀樂以純金爲
鐘西玉爲磬夫自堯舜以來造樂制器鐘必用青銅
磬必用靈璧石其制已遠若更以純金西玉恐未可
以諧衆音神感格且今太常官恐亦未足以當製器
協律之任乞詔下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
曉音律者禮送京師會禮官熟議至當然後造器正
音庶幾可以復祖制致太和制可十七年夏四月南
京太常卿呂憲言太祖混一區夏即興禮作樂設神

樂觀收度道士充樂舞生習禮樂以供祀事各給廩
餼思至渥也自永樂遷都北平郊廟大禮舉行于北
居觀者止習歷代帝王及先師孔子二祀樂舞郊廟
社稷樂闕不講夫魯爲侯國當時樂師得人尚知四
代樂舞今聖祖親定禮樂垂之萬世乃置而不習謂
祖訓何臣請于每年春秋二仲率諸生以次演習仍
專官提調其不能供事者即許呈部退爲道士庶人
人有所勉進且使舊都瞻仰有以見聖祖制禮作樂
之妙制可十八年三月詔南京及各王府選精通樂
藝者詣京師尋以禮官言罷之夏四月命造太廟社

稷壇及神樂觀諸樂器帝敬天祀神夙夜不怠每祭祀奏樂有誤必知每加詰問未幾崩國事遂大變正德三年秋七月帝諭內監鐘鼓司康能等曰慶成太宴華彞臣工所觀望宜舉大樂以侈觀聽禮部乃請選三院樂工年壯者嚴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藝精者赴京供應自是筋斗百戲之類日盛于禁掖旣而河間等府奉詔送至樂戶選其精者留應役給食居之新宅復詔禮部移各省司取精于技者詣教坊於是乘傳續食者又數百人俳優益進矣六年五月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返閒特旨勉起供職仍遷

爲秦鑒賢伶人。鼂幸然亦時借諸戲規諷焉。嘉靖元年春正月親耕籍田以樂八。奏祀先農耕訖賜宴教坊。承應有閑然喧笑者。禮官言古者伶人賤工亦得。因事納忠。請自今慶成等例用教坊者皆預行演習。使事關國體可爲鑒戒。勿致褻慢。下所司。秋七月戊申御史汪珊疏陳十漸其一請屏絕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聲巧技進納之。二年夏四月始命安陸家廟樂用八佾。安陸家廟者皇考興獻帝陵廟也。御史黎貫等言古有七世之廟無墓祭之文。廟祭當隆陵祭當殺。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且八。

佾既用于太廟則安陸廟祀自當有辨以避二統之嫌禮部左侍郎賈詠亦言通者言官皆以獻廟八佾爲過似宜聽納帝不從三年春建觀德殿於奉先殿西祀獻帝召協律郎崔元祈等肄樂以供祀事太常卿汪舉言頃聞內府教樂是觀德殿又將有佾舞之祭我朝祖宗列聖崇報之禮止于太廟設樂舞而奉先殿及諸陵寢未嘗用今獻皇帝既用之安陸家廟又復設于觀德殿未免隆殺失均乞賜罷寢帝曰奉先殿不用樂以用否太廟故也朕皇考不得享于外庭止于內殿奉祀其樂舞必不可闕五年五月禮官

言太陽王拱櫓得奉寧獻惠二王祀夫二王親王禮
不宜殺第以郡王奉祀其樂舞齋郎之類特宜半終
報可秋世廟成改觀德殿曰崇先殿帝親製樂章命
大學士費宏等更定曲名以別于太廟其迎神曰永
和之曲初獻曰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終獻曰
冲和之曲徹饌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寧和之曲宏等
復議以爲獻皇帝生長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獻皆當
用文德舞帝從之遂去武舞已而太常復請之乃命
禮官會張璠議且曰朕意不用武舞所以尊讓太廟
也不爲缺典璠上言樂舞以侑饗爲降殺不聞以文

武爲偏全禹以揖讓得天下而其謨曰舞于羽于兩階此古之天子皆兼用也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記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舞之總名此列國諸侯皆兼用也議者徒引漢景之詔爲証夫旣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未嘗無武舞又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廟祀亦未嘗專用文舞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乃從璵議九年二月始祈穀于南郊樂九奏觀製樂章命太常協于音譜始祀先

蠶帝以祀先蠶當用樂舞禮官議禮官言先蠶之
祀周漢所同其樂舞儀節經史不載考之唐開元
蠶儀注大樂令設宮懸於北郊壇墀內諸女工咸列
于后則祀先蠶用女樂可知又考之唐六典宮軒之
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則祀先蠶用八佾又可知然
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至考之陳暘樂書
享先蠶圖下止有宮架登歌圖而不及舞夫有樂有
舞雖祀禮之常然周漢制度既不可攷宋祀先蠶代
以有司又不可據惟開元畧爲近古而陳氏樂書考
據亦明前享先農旣以佾數不疑降八爲六則今祀

先蠶止用樂歌不用佾舞亦于制有合且以見少
殺先農之禮帝曰舞非婦人女子事其罷之議樂女
冠服以間禮官言北郊陰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
神之道漢蠶東郊色尚青魏蠶西郊亦尚青非其色
矣今樂女冠服宜用黑方與北郊意義不相悖乃用
樂六奏去其舞其樂女皆黑冠服是年釐正祀典行
特享禮定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諸如高禘先醫
勾龍后稷靡不畢獻樂歌煥然矣六月禮官以四郊
既建請討定樂章遞補樂舞生因言國家設協律之
官欲其按律定聲審音定舞首餘年來循常習舊按

譜相傳以圖稱。方今聖明建極，制作維新，當得精通音律者，以典厥事。宜令吏部、科道官廣求博訪，有如宋胡瑗、李照者，具以名聞，授之太常，使考定雅樂。成一代盛制，制可九月，吏科給事中夏言以致仕，其肅行。太僕寺丞張鶚應詔，帝命趣召之。既至，言四大樂之正在先定元聲，元聲起自冥罔，既覺之時，亥子相承之際，積絃成毫，積毫成釐，積釐成分。一時三十分，一日十二時，故聲生于日，律起于辰，氣在聲，先聲從氣。後若拘于器以求氣，則氣不能致，器而反受制于器，何以定黃鐘起曆元？須依曆元定多，截竹以擬。

黃鐘之律長短每差一分冬至內按曆而候依法而
取如衆等中先飛灰者即得元氣驗其時刻如在子
初一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矣如在正二刻即
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矣願命知曆官一人同臣參
候庶幾元聲可得而古樂可復又言古人製爲十六
編鐘非徒示觀美蓋爲旋宮而設其下八鐘黃鐘大
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是已其上八鐘夷
則南呂無射應鐘黃鐘大呂太簇夾鐘是已近世止
用黃鐘一均而不備其十六鐘古人立樂之方已失
況本常正以五九工尺正六六句合字眼譜之去

古法遠矣如黃鐘爲合似矣其以大呂爲下四太簇
爲高四夾鐘爲下姑洗爲高一蕤則爲下工南宮
爲高工之類皆以兩律兼一字何以旋宮取律所以
止黃鐘一均而已且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爲上四清
聲何也蓋黃鐘爲君至尊無比黃鐘爲宮則十一律
皆從而受制臣民事物莫敢凌犯焉至于夾鐘爲宮
則下生無射爲徵無射上生仲呂爲商仲呂下生黃
鐘爲羽然黃鐘正律聲長非仲呂爲商三分去一之
次所以用黃鐘爲羽必用子聲即上黃六之清聲正
爲不敢用黃鐘全聲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之均大率

若此此四清聲之所由立也編鐘十六其理亦然宋
之胡瑗知此義故四清聲皆小其圓徑以就之然黃
鐘大呂二聲雖合大呂夾鐘二聲又非遂使十二律
五聲皆不得正至于李照范鎮止用十二律不用四
清聲其合于三分損益者則和矣曩則以降其臣民
事物安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耶臣又考周禮圓
鐘函鐘黃鐘天地人三宮之說有薦神之樂有降神
之樂所謂薦神之樂者乃秦黃鐘歌大呂子丑合也
舞雲門以祀天神薦奏太簇歌應鍾寅亥合也舞咸
池以祀地祇薦奏姑洗歌南宮辰酉合也舞大韶以

祭四壘乃奏鞀歌林鐘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
川乃奏舞則歌小呂已申合也舞大武以祭享先祖
舞大濩以享先妣所謂降神之樂者冬至祀天圜丘
則以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是三
者陽律相繼相繼者天之道也夏至祭地方丘則以
函鐘爲宮夾鐘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是三者陰
呂相生相生者地之功也祭宗廟以黃鐘爲宮大呂
爲角太簇爲徵夾鐘爲羽是三者律呂相合相合者
人之情也且圓鐘夾鐘也生于房心之氣爲天地之
明堂祀天從此起宮在琴中角隣第十徽卯位也函

鐘林鐘也生于坤位之氣在井與鬼之外主地祇
祭地從此起宮在琴中徵絃第五徽末位也黃鐘生
于虛危之氣爲宗廟祭人鬼從此起宮在琴中宮絃
第三徽子位也至若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祇格
九變而人鬼享非有難易之分蓋陽數起子而終於
少陰之申陰數起午而終於少陽之寅圓鐘在卯自
外至申六數故六變而天神降函鐘在未自未至寅
八數故八變而地祇格黃鐘在子自子至申九數故
九變而人鬼享此皆以本元之聲召本位之神故感
通之理速也或者乃謂自漢以來天地鬼神聞新聲

習樂術必改作殊不知自入觀天地則由漢迄今誠
千百年自天地觀亦頃刻間耳自今正之猶可及
併進所著樂書二部其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式
以下諸樂逐字作譜其一曰古雅心談列十二圖以
象十二律圖各有說又以琴爲正聲樂之宗系凡郊
廟大樂分註琴絃定徽各有歸旨且自謂心所獨契
斷輪之妙有非口所能言者疏下禮部議禮官言音
律久廢即令太常諸官只是循習工尺字譜不復知
有黃鐘等調臣近奉詔演習新定郊祀樂章間問古
樂遺制茫無以對今鴟謂四清聲所以爲旋宮其註

絃定徽蓋已深識近樂之弊至欲取知曆者互相參
考尤爲探本窮源之論似非目前司樂者所及乃授
鶚太常寺丞令詣太和殿較定樂舞鶚遂上言臣嘗
聞周禮有郊祀之樂有宗祀之樂尊親分殊聲律自
別臣復聽世廟樂章律起林鐘均殊太廟臣竊異之
蓋世廟與太廟同禮而林鐘與黃鐘異樂函鐘主祀
地祇位寓坤方星分井鬼樂奏八變以報資生之功
故用林鐘起調林鐘畢調也黃鐘主祀宗廟位分子
野星隸虛危樂奏北成以報本源之德故用黃鐘起
調黃鐘畢調也理義各有歸旨聲數默相感通况天

地者父母之象。君者宗子之稱。今以祀母之樂奏以祀子。恐世廟在矢之靈。必不能安且享矣。不知樂是樂者何所見也。臣觀舊譜樂章字用黃鐘聲同太廟。但審聽七聲中少一律。今更補正。使依奏格。則祖孫一氣相爲流通。函黃二宮不失均調。尊親之分。兩得神人之心。胥悅矣。詔下禮官李時等覆奏。以爲鷄所言與臣等所聞于律呂諸書者深有所合。蓋黃鐘一調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宮爲羽。應鐘爲變宮。舊樂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去蕤賓之均。而繼次用再生黃鐘之

以此舊樂章之失也。若林鐘一調，則以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大呂之半聲爲變徵，太簇之半聲爲徵，姑洗之半聲爲羽，蕤賓之半聲爲變宮，通者洗居敬，更協樂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黃鐘也，四太簇之正聲也，一姑洗之正聲也，六黃鐘之子聲也，以林鐘爲宮而所用爲角徵羽者，皆非其一均之聲，則謬甚矣。况林鐘一調不宜用于宗廟，而太廟與世廟不宜異調，鶚見尤真。自今宜用舊協音律，惟加以蕤賓勾聲，去再生黃鐘之六，改用應鐘之九，以成黃鐘一均，庶于感格之義深有所補，乃命鶚更

定廟章樂音遠治沈居敬等冬十月禮官奏中宮合
行事宜其二謂古禮絃歌周南召南之詩不用鐘磬
乃房中之樂后夫人之所諷詠以事其君子者宜令
女官將此二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斥去一應
俗樂其于閭德宮儀尤有裨益十一月始用禮臣張
璪議改正孔子祀典樂用六佾十年三月丙戌朔命
浙江採紫竹花斑竹造方丘月壇笙簧壬寅太常寺
丞張翺譜定帝社稷樂歌以進時樂歌初下數日鶚
審音協律連夕教成詔嘉其勤優祿一級尋陞爲少
卿掌教雅樂十二年五月禮部尚書夏言等言古者

龍見而雩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樂舞者所以振
盪聲容宣暢和氣假人身之和以感通天地之和與
陰陽和而雨澤降也然上古之禮不存而後代之制
各異臣等參酌古今爲之會通其奠獻樂歌具如常
儀惟盛樂皇舞之說宜稍依古禮定爲聖制當三獻
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曩括雲漢詩辭製爲雲門
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蓋雲門乃帝堯之
樂周人舞之以祀天神者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
也仍增鼓吹數番令舞者百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
歌舞以奠陽陰陽敷潤下上帝可其議命于歲仲夏

月擇日舉行。十四年夏四月，是時七廟既建，樂制未備。禮官因請更定宗廟雅樂。言：「我朝廟祀升歌舞，簫聲容盛美，惟是原爲同堂之制，統在太廟。今羣廟規制既異，則享祀聲容宜別。若國初樂章，其所稱揚止及德懿熙仁四祖。今四祖久祧，舊章弗協。我太祖創業，太宗定鼎，列聖守成，神功聖德光昭天地，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垂之萬禩，是誠有待于今日者。若特享若裕，享若大裕，詩歌頌美，宜命儒臣撰述，上自裁定其樂器樂舞，宜各依太廟成式，備爲規制。庶大禮既舉，大樂亦成，足昭盛典，以永無窮。制可。」五月，增設

七廟樂官及樂舞生自四郊九廟暨太歲神祇諸壇樂舞人數至二千一百名後乃稍革焉六月太常寺卿張翥請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鐘律事下禮官禮官言特鐘特磬所謂金聲而玉振之音行禮奏樂非此不節在羣廟誠宜特造樂懸之制夏商以前無聞見于周宗則有宮懸軒懸判懸特懸之別天子宫懸四面以象四方體木二辰列十二律特鐘特磬各居其中編鐘編磬各分其列西隅四正各有序配然猶屬器數之末廟庭之仲園旋未便得更製燂黃鑄爲聲氣之元候氣之

法實求中氣以定中聲最爲非樂本原其說若重室
堊戶截管實反覆緹按曆氣至辰飛證以累黍具有
成法可依其法築室并圖丘外垣隙地還知曆候者
律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後委官考驗從之乃詔
山西長子縣羊頭山泰大小中三等各五斗以備候
氣定律十五年夏四月始禘皇初祖于太廟樂六奏
十七年六月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
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
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宗帝祀祖考教皇太
子章下禮部禮部言太祖甫定天下惓惓欲復古樂

草創未就今皇上兼明聖述作之全值禮樂百年之
會協音律和神人正惟其時顧樂之道廣大微妙非
惟精義難明而制度亦失傳已久西漢去聖未遠有
制氏世在樂官已不能言其義况千載之後乎今文
察所進樂書其于樂理樂聲多前人所未發者且于
入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
合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
知音律者選歌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俟聲律諧協
候氣咸應更議擢用乃授文察爲太常寺典簿初帝
欲宗祀皇考以配上帝命建大享殿是秋未成乃大

享上帝于玄極寶殿皇考配焉借用祈穀樂器有司
以鐘磬琴瑟皆長大玄極殿陸上不能陳設請用春
祈秋報樂器不許乃命樂器列于殿左右四間樂器
在陸上九月尊皇考廟號爲睿宗遂祔享太廟又改
尊太宗爲成祖二祖七宗凡九廟春特其三時祫季
冬太袷樂章皆更定焉十八年三月甲申帝巡狩至
興都親製樂章享上帝于飛龍殿奉皇考配二十一
年三月工部尚書顧璘言興都禮制四事其一正
廟祀之樂章謂獻帝陵廟所奏神歡之曲考其詞義
殊不雅馴昔漢高帝歸沛作大風歌後竟協之律呂

享于太廟皇上前大狩上陵其御製歌詩皆孝思所
發二聖神靈所歆鑒請乞按諸音節定爲樂章歌之
興都陵廟足以揚世德光令緒疏下禮部議以爲顯
陵與天壽山諸陵事體相同而諸陵歲祀原不用樂
隆慶殿與奉先殿事體相同而奉先殿時享亦不用
樂所請撰述陵廟樂章似難創議乃己二十四年秋
七月因七廟火復同堂之制仍用四時歲祫諸禮儀
樂章器物一如舊制遂罷大禘之禮三十年復省革
樂舞生定用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四十四年禮官言
諸王府有廣置女樂淫縱宴樂因而私娶者乃詔革

諸王樂戶其朝賀宴享當用樂者假鼓吹于有司隆
慶三年秋七月革協律郎以下四十八員其存者二
十九員